

學統

學統卷之二十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司馬君實先生

先生姓司馬、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池、終天章閣待制、先生生七歲、凜然如成人。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失足没水中、衆皆棄去、先生持石破甕、兒得活。京洛間畫傳其事。寶元初、登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其一。

歷官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先生
言眞僞不可知且非自至不足爲瑞請却之又奏賦
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未幾同知諫院先生進三劄
子其一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其二論治道曰任官
曰信賞曰必罰其三論揀兵曰務精不務多又進五
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寬仁宗皆納
之始帝不豫國嗣未立人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
議時先生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疏三上且貽書勸
鎮以死爭至是復奏乞檢會臣昔所上三狀決意速

行䟽再上帝感悟曰送中書先生見韓魏公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皆拱手曰敢不盡力於是遂立英宗爲皇子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先生言陵遲之漸不可不正英宗立先生預奏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先生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

親議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先生
乞留不可請與俱貶任守忠反覆交搆以先生言遠
竄天下快之有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先生抗言其
非持白韓魏公公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先生慮進龍
圖閣直學士神宗立擢翰林學士先生力辭帝曰卿
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
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
不許已而代王陶爲御史中丞張方平參知政事先
生論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還先生翰林兼侍讀學士

先生嘗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命置局續其書至是帝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横山之衆取諒祚詔邊臣招納先生上疏極論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先生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先生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爲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

理財者故也先生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先生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爾爭議不已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先生遂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

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生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爾帝問先生先生因極言新法之害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先生帝曰相與論是非爾何至是先生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青苗亦猶是也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

也先生曰陛下嘗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爾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帝欲用先生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茍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尋安石以韓魏公上疏卧家求退帝乃拜先生樞密副使先生辭曰陛下徒欲以祿位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新法雖

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
覲事先生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
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先生感泣欲嘿不忍乃復
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事見充傳帝欲復用先
生蔡確沮之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遂止帝謂資治
通鑑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加資政殿學
士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
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

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聚觀曰無歸洛
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立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
先生請開言路詔榜朝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
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
行之令上覦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眩惑流俗
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罰無赦后以詔示先生先
生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
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先生又奏修心治國之要
其目各有三即仁宗朝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皆

嘗以為獻乃申其說曰臣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在於是是以區區首為累朝言之起知陳州過闕為門下侍郎時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先生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謂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閒上則禍作矣先生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復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先生歎曰四患

未除吾死不瞑目折簡與呂申公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監司不用新進少年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是時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先生起居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歎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

云先生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賓客憫其羸謂宜少節煩勞先生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大事也是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臨其喪禭以一品禮服賻特厚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先生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兄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

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爾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文集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云紹聖初御史周秩論其誣謗先帝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詔奪贈謚仆所立碑惇言不已連追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司馬相公者海

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不忍刻也府官欲加罪法
曰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靖康初還贈謚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咸淳中從祀
孔廟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司馬子子康端謹至孝舉
明經累官司諫直集賢院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能受盡
言儘人迕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又曰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
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

問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起知河陽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程子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朱子曰溫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或問溫公力行處甚篤只是見得淺朱子曰是

又曰子思所謂誠包得溫公所謂不妄語者溫公誠

在子思誠裏、

問諸先生皆以為司馬公許多年居洛只成就得一部通鑑及到入朝却做得許多不好事朱子曰却不是司馬公之失當時哲廟若有漢昭之明便無許多事。

問司馬公憂國之心至垂絕猶未忘道鄉亦然竊謂到此無可奈何亦只得休矣朱子曰全不念著却如釋氏之忘若二公又似太過問夫子曳杖負手逍遙而歌却不然曰夫子猶言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

依舊是要做他底。

又曰、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温公晩年更歴之多、爲此說。

南軒張氏曰、司馬温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荅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使某荅之、亦不過如此。温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已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敬軒薛氏曰、司馬公勸仁宗建儲一事、可謂大忠。

愚按溫公所造固不能如周程諸子之深然其篤
志力行亦無一不以存誠爲本嘗語人曰爲學自
不妄語始又曰吾生平所爲無不可以對人言者
夫不欺無妄誠之道也誠則可以動天地而格鬼
神而況於人乎公之勳名事業顯當時垂後世固
其宜也孔子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
以居業也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其公之謂與然公之闢老釋也曰其微言不能出
吾書其誕吾不信也以愚觀之老釋之說盡荒唐

爾無所謂微言也脫有之亦未有可通於吾說者也公之言涉於疏矣至云不信其誕非卓然有見而能若是乎然則公之護名教之功亦惡可少哉

亦惡可少哉

學蔀通辨卷之二十終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尹和靖先生

先生姓尹名焞字彥明一字德克世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爲河内先生次子洙字師魯是爲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先生先生少孤奉母陳氏以居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先生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黨人議先生歎

曰是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焞不
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
曰吾意汝以善養乃以祿養耶伊川聞之曰賢哉母
也先生於是終身不就舉先生之師伊川與河南張
繹同時繹以高識先生以篤行伊川嘗以魯許之目
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伊川既沒先生聚
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
种師道薦先生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
號和靖處士以歸尚書梅執禮中丞呂好問侍郎邵

溥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為師器識可以仕大近世招延之士無有出其右者朝廷既已宣召而命為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利器不為時用殊非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優擢以慰物望不報明年金人陷洛先生闔門被害先生死而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乃免建炎元年劉豫僭位使偽帥趙斌以禮聘先生不從則以兵恐之先生逃去自商州奔蜀至閬中得伊川易傳於其門人所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於涪涪伊川故讀

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蜀之學者多從其敎焉無何侍讀范仲以先生學有淵源內外淳備舉以自代特授左宣敎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以疾辭而敦召益力屢遣使奉詔至涪加禮津遣有司日夕候門守趣先生不得已始就道先是伊川謫居於涪涪人爲立祠於北岩先生旣辭免不獲乃以文告於祠而後行以示不忘師訓也蓋自崇寧以來禁錮道學以元祐皆人爲諱高宗渡江始稍稍召楊龜山胡康侯等用之諸公薦先生甚力旣召而司諫陳公輔復上疏攻

程氏學乞加屏絕先生行至九江上奏曰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若舍其所學是上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乞令自便訪求醫藥遂留不進左僕射張公浚上章薦先生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先生至國門復以疾辭帝曰尹焞可謂恬退矣詔以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趣赴之先生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兼職

如故未幾力辭求去帝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尹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為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足增重朝廷氣象乃以先生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畱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舉先生自代宰相趙公鼎亦力薦之乃除太常少卿仍兼職如故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浚鼎去位秦檜獨相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檜專主和議先生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戎狄之禍亘古未聞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

繼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陛下信讐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禮經復讐之義乎又況

來使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共之讐與趙
議和竊爲陛下痛惜之又移書責秦檜檜大怒疏及
書皆不報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
先生上表力陳當去之義請放歸田里檜見而益銜
之遂差提舉江州太平觀先生至平江復引年請告
得旨以左奉議郎致仕至會稽病卒紹興十一年十
月初四日也年七十三先生之學望聖人以爲趨嘗
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
涵養以成之循循有序終其身從事而弗措焉生平

莊敬篤實不欺暗室於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見於容貌詞氣之間望而知爲有道之士也嘗謂學於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宏毅實體力行如先生者蓋亦鮮矣先生嘗病同門之士記伊川之言多失本指曰伊川之成書易傳而已讀易傳足知伊川之學故先生亦不著書獨奉詔解論語及門人問答傳於世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爲詳景定中謚曰肅

程子曰尹焞魯張繹俊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呂氏稽中曰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

朱子曰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又曰和靖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辱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

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朱子曰和靖主敬把得

處亦多近傍理

又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

又曰和靖諦當

又曰和靖只緊守伊川之說

又曰和靖主一之功多

又曰和靖持守甚確凡遇飲手足在一處醉後亦然

又曰和靖赴樂會亦歡然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也在平江時纍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

有常有僧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爲如何然
恐亦只如此也
黄勉齋曰先生之學篤於踐行不爲虛語未嘗求人
之知人亦莫能窺其蘊也今其可見者經筵進講問
人記錄爾惟即其所遇於世者觀其所處然後知先
生之於道卓乎不可及矣至於歷險難之極而不
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非
盛德而能若是乎理義克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
喪膠轕萬變日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子之門

遊之士皆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亟稱之其察之審矣

問學孔子自何人始呂涇野曰自顏子始學顏子自何人始曰自程伯淳始學伯淳自何人始曰自尹彥明始故知孔子者莫如顏子知程子者莫如尹子

問子見南子涇野曰沈晦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可見乎尹曰不可曰子學孔子者也如何不見曰若某學未到磨不磷涅不緇處故不敢見沈曰破我數十年積疑尹曰某恐出門後又疑了此可見尹之自得處

凡學聖人如尹彥明方切實

學者欲觀天文涇野曰何必然當切問近思曾見尹和靖詩云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爲難須是真男子方能無厚顏與某意正合只要力行若尹子又何嘗講天文耶

涇野看薦尹先生章疏嘆曰一箇布衣如此只是積誠所至或曰尹先生讀參也魯叉手起曰某也得魯字力曰尹氏之於程門猶聖門之得曾氏也故學者雖魯不妨只要立志爾

涇野問某尹和靖文集汝看過否對曰亦曾看過謝定夫輩後來多流於禪曰然故伊川言某死而不失其正者惟尹彥明焉且自涪歸歎學者多從佛學故孔子曰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涇野謂曾子易簀的去處真是殀壽貳他不得的或語及尹和靖出處進退甚是分明曰彥明曾亦應過進士舉來策問中有議誅元祐黨人卽嘆曰是尚可以干祿乎哉遂不對而出看和靖這出處去易簀事亦不遠了人之身只有箇出處進退死生壽殀而已

學者做工夫過得此等關餘處皆易易矣

又曰得聖門之正傳者尹子而已其行慤而直其言簡而易

愚按和靖之信服伊川不啻顏曾之於孔子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和靖告祠文有曰不辱其師則有之師弟子相知之深相信之篤有如程尹二子者乎故和靖生平險阻備嘗死守師訓至身經百折而不易嗚乎此豈作而爲之者耶雖憂病困窮未暇著述於師門微指少所發明

然持守之嚴毅出處之姱峻眞不愧伊洛之高弟也已且夫當衆言淆亂之際而獨能壁立千仞此然爲名教干城此其爲功亦不細矣或者猶以奉母命看光明經一節少之愚謂以和靖之正和靖之母之賢決不至有效世俗佞浮屠之事若所云同衆迎觀音尤非大賢之所肯出意非好事者之誣詞則必當時記者之失其眞爾是惡可以不辨

學統卷之二十一終

學統卷之二十二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胡康侯先生

先生姓胡名安國字康侯建寍崇安人父淵故宣義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吳氏故永壽縣君贈令人先生年七歲爲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厲同舍有穎昌靳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器重先生與論經史大義先生以是學問日

益進紹聖初登進士第、哲宗親擢爲第三、除太學博士遷提舉湖南學事盡心教導足跡不躡權門有詔舉遺逸先生以永州布衣王綸鄧璋應詔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喜惡先生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獄司極力推鞫訖無狀先生竟除名未幾復官中大殁先生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往築舍墓傍將躬耕以老焉宣和末以薦除屯田員外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再除起居郎又辭不

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允
坐即入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
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若分章
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
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
智則天下幸甚又聞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
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
而初計不移故志必成而功可立望詔大臣詢以修
攘之方令各盡底蘊畫一具進仍集百官議於朝堂

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頒諸中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之效疏入有旨命召試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諸與已不合者即指爲朋黨見先生所奏慍懟形於辭色乃言先生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納先生亦屢辭南仲又言先生實不臣欽宗問狀南仲曰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非不臣而何欽宗又不納每臣僚登對必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汚者惟安國一人耳欽宗嘆息

令勉受命既試除中書舍人南仲知欽宗意不可回乃諷臺諫論先生稽慢不恭乞從黜削欽宗終不許先生乃就職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强敵先生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以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何以待之時㮚方得志於欽宗審說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於先生嘗有推挽之力必無

駁異及此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
異議爲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然猶家
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遠外州郡而已後金人
大入京師被圍北道總趙野宵遁爲群盜所殺西道
王襄領所部兵翺翔漢上不復北顧大略如先生所
策云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珏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
至敗衂吏部侍郎馮澥言珏行綱責辭實乃爲綱遊
說珏坐貶先生劾澥越職妄言輒脇異己推隆王氏
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紛紛皆由於澥於是耿南

仲大愍宰相唐恪何㮚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金騎已薄都城矣先生在省月在告之日居其半每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者盡姑置之先生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微細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金圍益急欽宗命召先生及許景衡旨竟不達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先生痛憤時事有趨命之意而黄潛善方得政專權妄作先生因辭免不行奏中頗譏潛善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先生託疾罷

之建炎三年樞密張公浚薦先生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詔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遂行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論入復除給事中尋兼侍讀專以春秋進講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先生奏曰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又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不顧君父今強敵憑陵叛

臣不忌沿江重地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
誤大計詔勝非改除侍讀召赴行在命校正黃龜年
書行先生奏曰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
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
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
法尤謹於此臣方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爲列有違
經訓遂卧家不出時呂頤浩再相欲傾秦檜將目爲
朋黨以先生黨魁且在瑣闥必先去之乃力引勝非
爲助而卽於先生所奏擬旨切責遂落職奉祠是夕

彗出東南秦檜三上章乞留不報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先生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先生無故罷去非所以示天下皆不報頤浩遂排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表臣等二十餘人以應天變臺省爲之一空勝非遂相而先生竟歸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予祠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進覽高宗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旨乃除內祠兼侍讀先生以疾未行會司諫陳公輔疏詆程氏之學先生乃上奏曰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

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因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集遺書頒行天下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先生學術頗僻復除知永州辭復予祠久之高宗追念舊學特除先生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贈左朝議大夫謚文定先生初問人材於游定夫定夫以秦檜爲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先生力稱

檜賢檜亦力引先生及檜再相誤國先生不及見也先生强學力行以聖賢爲標的平居矢志在於康濟時艱見中國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然風度凝遠脩然塵表視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嘗曰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先生和靖爲稱首游定夫謝顯道楊中立皆二程高弟先生雖不及二程之門而與三君子相友善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先生

自王荆公廢春秋不列學官。先生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有春秋傳若干卷、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行世。明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成化初。追封建寧伯。嘉靖中祀稱先儒胡子。子寧、將仕郎。稱茆堂先生。宏、承務郎。稱五峯先生。寅、奉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稱致堂先生。從子憲、廸功郎。稱籍溪先生。並爲宋大儒。別有傳。然則先生之庭訓豈易

及哉

上蔡謝氏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

河東侯氏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巳不意復有斯人也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

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朱子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潁昌靳裁之啓發後來得之上蔡者多

又曰文定公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爾

又曰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等語都好

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朱子曰文定却信得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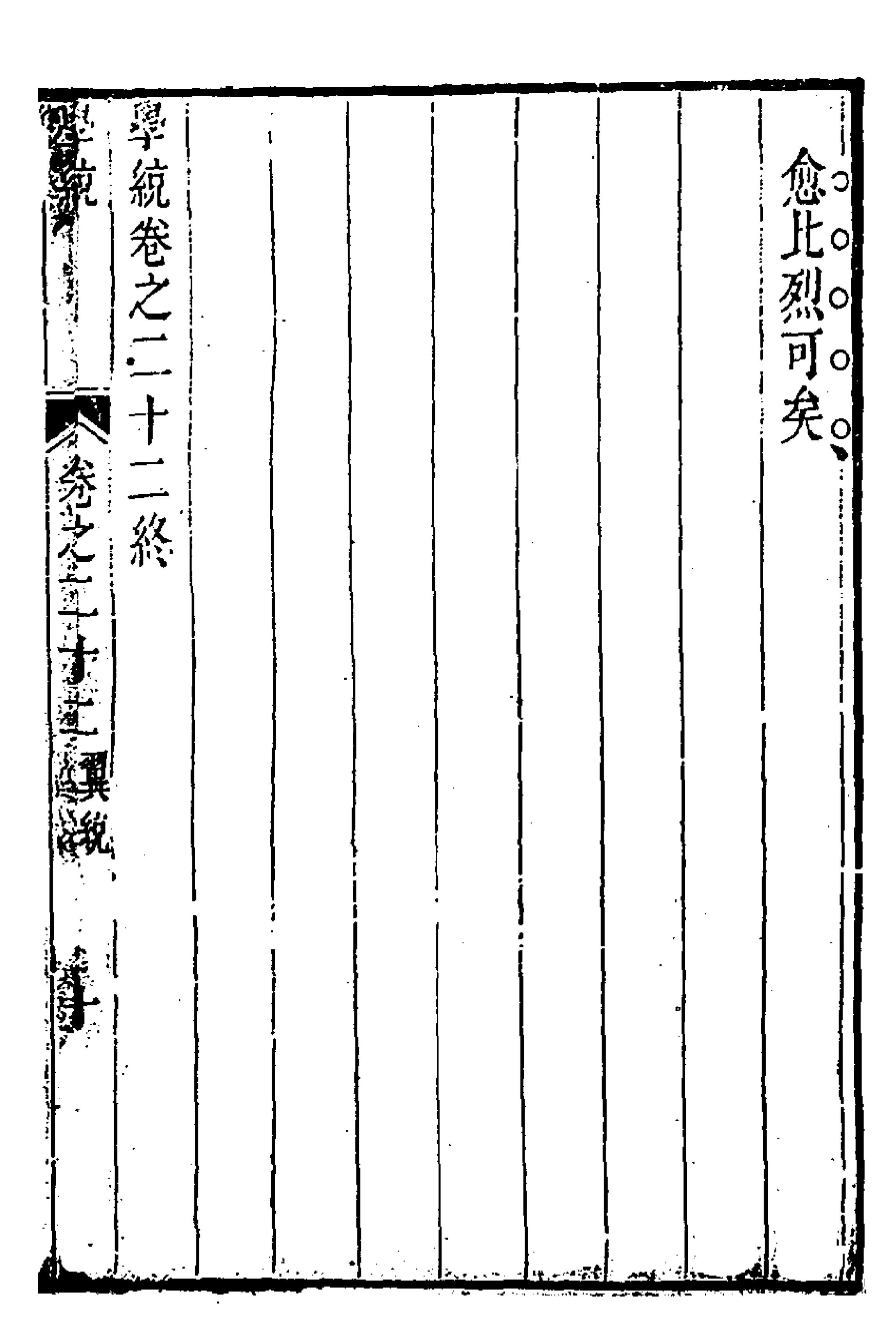
已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信不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似古人又淺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於春秋彼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

愚按文定以身任綱常名教之重出處進退實足關世道隆替國勢安危南渡以來巋然人材之冠

晃者也平生表章麟經潛心疏傳發明宣父之旨
以嘉惠來兹而於陰陽内外之界是非邪正之關
辨之不遺餘力焉嗚乎可謂勇矣其論程學流有
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
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
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荅贛川曾幾書有曰釋氏
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末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
以理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
可致詰接物應事顚倒差繆不堪點檢聖門之學

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謂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觀疏與書之言文定之於斯道殆所謂敦然不惑卓然不易者也嗚乎若文定者雖與孟軻韓



愈比烈可矣

學統卷之二十二終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楊龜山先生

先生姓楊名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頴悟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明道與其弟伊川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先生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越四年而訓

道卒先生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諸生是又見伊川於洛時年已四十矣一日伊川偶瞑坐先生與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橫渠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先生疑其近於兼愛與伊川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荆州教授先生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先生

年幾七十時天下多故有言於時宰者以為時事至此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自是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

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時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先生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宜和會計錄以周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

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宏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宏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要害之地。當嚴為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淸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畧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兔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歛。東南花石。其害

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相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急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先生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猶不免敗衂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拏戮之有餘罪胡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宜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

馳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先生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為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畧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先生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

名刼擄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先生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留

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

乞用先生以靖太學先生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

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

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先生兼國子祭酒

先生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

別辟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

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

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

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

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

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而士之習王氏學取

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先生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先生亦罷祭酒先生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先生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奉祠如故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

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請修建炎會計錄恤勳王之兵寛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先生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

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先生暨渡江東南學者推先生爲程氏正宗與胡文定往來講論尤多胡五峯、羅仲素皆其弟子況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文公、張宣公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出於先生先生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著有三經義辨、龜山語錄、文集行世明宏治中追封將樂

伯。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中、祀稱先儒楊子。子廸力學、通經、亦常師伊川云。

程子曰、楊時煞穎悟。

又曰、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某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武夷胡氏曰、自孟子歿、遺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

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竊見聞隙遂入中口舉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奥號稱高弟在南方則龜山楊中立是也

又曰楊公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於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進

上也

陳氏淵曰、謝顯道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楊先生。

又曰、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口耳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寛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卽往從學。既歸、閑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

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
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
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朱子曰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
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

又曰伊川之門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朱子曰苟可以少行其道龜
山之志也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
之才如何爾

又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又曰、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南軒張氏曰、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工少、而涵養之功多。

高景逸曰、龜山曰、天理即所謂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言命者惟此語最盡。

又曰楊龜山先生致知格物葢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思斷於意誠心正遠矣此程門格物的傳也

愚按龜山晚年一出當時頗不滿人意然胡文定論之甚公朱子深有取焉斯固未足為龜山病也即其建白罷荊公配享燬新經板籍一二事不謂非有功於斯道者矣正學一綫得閩中諸大儒而始昌遡厥淵源實自龜山首開之然則龜山之功亦豈在子輿氏下哉